

米酒香香

回味

沈春儿

又是年末了，可惜没有米酒喝。

想当年爷爷在世，年年春节，家中可谓“米酒当道”。客人来了，先以酒酿圆子卧鸡蛋做点心，餐中自然再以米酒待客。那餐桌上的许多菜肴，也多和米酒缸有关：糟带鱼、糟鸡肉，搞不好还有糟猪肉、糟猪肉、糟蛋。记得那时我奶奶还会做一种给我们小孩子吃的甜羹，我在别处未曾尝到过，叫“糟糊”。其实就是把酒糟和一些切成丁的水果放入水中烧开后加糖勾兑做成的，酒香扑鼻，甜香宜人，吃得人晕乎乎满嘴甜津津，那滋味美好得不得了。

不过，要想在过年吃到甜香的米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年初夏，爷爷会在野地里割取一种称之为“辣蓼”的植物茎叶，捣碎榨汁，拌以粗米粉制成汤圆大小的粉团，阴凉处晾干，就成为制米酒的“白药”。我在写此文时百度了关于“辣蓼草”的相关知识，百度百科里却丝毫没有提到这种草的这种功能，只在“中国酒业新闻网”中看到了一篇《辣蓼草在传统绍兴酒药中的作用初探》，初步验证了爷爷做米酒所走的路子也是有据可循的。

等到秋末，这些微微带着酒味、带着酸味的“白药”就会被拌入煮得软软的米饭中，然后在大大的匾里凉着，直至米饭凉透，被一捧捧、一勺勺轻轻放入或大或小的缸里。爷爷做米酒常常会做一大缸，就是那种被称为“七石缸”的超大号水缸。这只缸，还只能放在他卧室靠近床头的墙角。这种安排，我们的理解是爷爷可以在半夜起来小解的时候舀碗酒喝。但爷爷的解释是，在酒还没做好的时候，方便掌握温度，一探手就能摸到缸的表面。温度太低，哪怕有“白药”帮忙，米饭还是米饭，变不成酒；温度太高，那酒就会变酸，就如老话说的：“酒做勿好，就做醋。”于是，在整个冬天，爷爷奶奶的卧室里，始终有那么股酒香氤氲。

常常，那酒会在动工后的半个月至二十天左右酿成。隆冬的寒夜，晚餐时，爷爷会用那把鳞岫的酒壶温一壶酒，就着那些粗糙的菜肴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在奶奶的唠叨声中，在满屋子的酒香中沉沉睡去。这个时候，这个辛苦奔忙一辈子的农民，是那样满足欣慰，所有的忧愁和愤懑都在酒香中化作了虚无和快乐，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兀自幸福着睡去。

我们喜欢观察整个酿酒的过程。最初揭开盖着酒缸的竹匾和棉被，我们看到的仍是贴着缸壁的雪白米饭。其实那时候我们也

常常奇怪，奇怪一向节俭的奶奶怎么会同意爷爷浪费那么多白米饭去酿足是一大缸的米酒？要知道平时我们吃饭时掉几颗饭粒子的行为也是奶奶深恶痛绝的，她会责令我们一颗颗捡起来吃掉，她甚至会因为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吃嫩蚕豆去掉那嫩豆皮而责备我们。面对爷爷这一大缸酿米酒的白米饭，她却从不多说一句。后来我们慢慢懂了：爷爷这样的乡村男子来说，窘迫的家境，艰苦的农活，沉重的家庭负担，生活带给他们的快乐是如此有限；人冬时酿一缸米酒，然后在这样一个长长的农闲时节和家人在暖暖的酒香中共享天伦，这何尝不是一种最高雅的文化？一种最值得推崇的生活境界？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似乎仍旧能看到爷爷脸上那被酒香抚慰后舒展的笑意，还有那酡红中透出的深刻的沧桑，还有那酡红中透出的深刻的沧桑。当我们再次掀开酒缸的盖子的时候，那饭粒已经渐渐变软变柔，又渐渐有酒液渗出，有酒香飘出。若爷爷心情大好，他就会从酒缸里挖一勺已经变得香甜爽口的酒酿给我们吃。当然，尝了一回那醇香的酒酿，就会让孩子的喉咙里爬出馋虫，于是就有了孩子偷吃酒酿醉在某处，倒害得大人惊慌失措到处寻找的闹剧来。再过去些时候，酒酿里会被爷爷加入凉开水，这样盖上盖子，就要静静等待米酒自己变化了。

当爷爷说米酒已经酿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酒缸内，浮着一层白而糯的糟糟，用手指轻轻按按，指尖会轻轻陷进去。把手指拔出来咂一咂，甜、酸、微湿的酒味就会遍布舌蕾。我们不喜欢那种味道，我们喜欢的，是米酒和酒糟经奶奶的巧手做出的点心和菜肴，特别爱的就是那放了酒糟和水果的“甜糊”。

正月里，亲戚来家拜年了。白斩鸡、红烧鱼、清炒黄芽菜、咸菜肉丝汤，再加一壶滚烫的米酒，然后就开始“把酒话桑麻”了。汉子们常常会喝得尽兴，把中餐晚餐的酒一块儿喝了，然后醉醺醺地摸黑走回家，或者干脆在咱们家过夜。到了第二天早饭时分，这几位又会就着年糕泡饭和昨晚剩余的几个菜，再饮一回“早酒”。

随着正月的尾巴渐渐远去，放置在隔壁小屋里的农具被一件件带去地头，那巨大的酒缸也眼见着慢慢地见底了。酒后的微醺中，新一轮的劳作已经开始，新一年的希望也开始酝酿。

爷爷已经故去数年，我身边也无人再酿米酒，但米酒给我的记忆永不磨灭。那里有一种世俗文化的传承需求。如同对待其他许多民间习俗一般，我们最终还是在岁月中渐渐将它们丢弃。

这遗憾，也许永远无法弥补。

五桂楼：书籍的归途

古迹

方其军

余姚梁弄的五桂楼纵然失去了往昔的神采，我似乎依然可以追忆其曾经的梦境。

五桂楼“藏书之富甲越中”，闻名于东南。那么多的书生，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赶来，只为一睹五桂楼上的善本珍品。无论富贵，五桂楼一视同仁。不仅免费给书看，还友情地提供食宿。可以想见，那些受惠于五桂楼的书生，无论文化饱餐还是肚腹解饥，一定会记得五桂楼的这一笔人情。一群书生里，想必总有那么几个通过科考改变命运功成名就的，在漫漫仕途中，估计偶尔会惦念与五桂楼的交情。五桂楼的这种大度和开放，是天一阁不具备的。天一阁的规矩是谢绝外姓人登楼查阅，除了对极少数人破例，如黄宗羲这等旷世大儒。五桂楼被称为“浙东第二藏书楼”，我觉得，虽“次”犹荣。

如此，我不得不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五桂楼的创始人黄澄量。我查悉，他是清代的一名诸生。何谓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这么说来，与举人是有距离的，更不是进士可以被分配“乌纱帽”。他的经济能力、“朋友圈”与天一阁的创始人、曾任明兵部右侍郎的范钦，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同样是私家藏书楼，五桂楼相对于天一阁，似乎“草根”许多，当然也更接地气。我敬重范钦，不爱金银爱书香，日理万机却忙里偷闲搜集孤本珍品。我更佩服隔乡乡里的黄澄量，以有限的一己之力，凝聚



可供天下寒士饱读的精神财富。黄澄量在《五桂楼书目》中自谓：“余既构楼三间，以藏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读此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秘册者，听借登焉。”

人，生来是要做事的。终其一生，能够完成一件事，也算有幸。就像李冰建都江堰，司马迁写《史记》，郑和下西洋……就算匿逸于江湖、崇尚于无为的隐士，亦留给世人以智慧、情操或启示。黄澄量是有幸的，五桂楼就是他一生有福的实证。功在千秋，不仅在于造福后世，还在于告慰先人。相传，后唐时期黄定远落户余姚梁弄，第六代孙黄远美生有八子，其中黄必腾等五子登科中举。中举美称“蟾宫折桂”，因此号称“五桂”。宋高宗器重他们，说有“经济之才，宏博之学”。当五人荣归故里，宋高宗赠诗《五子还乡》：“不德作民王，

贤良在朕旁。普天夫子铎，仙籍桂子香。昔日燕山粟，今朝流水黄。雁行当不乱，衣锦好还乡。”

五桂楼的得名，缘于黄澄量追慕远祖之举。藏书建楼，完成了，接着，就是护书守楼，可谓任重道远。有些事的做成，只靠一代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数代人的气呵成。五桂楼持续的芬芳四溢，得益于黄澄量后人的薪火相传。黄澄量逝后，其子黄肇震继承父志，增加入藏图书万余卷。咸丰年间，五桂楼遭遇兵燹，藏书有所散失。至同治年间，孙黄联德、玄孙黄安澜经五十年苦搜搜集，恢复原有规模。五桂楼因为他们的持之以恒，在很长时间的栉风沐雨中书香绵延。而黄氏子孙数代也因为五桂楼，在浩瀚史话里声名远播。

资料显示，五桂楼坐北朝南，三间二层，勾连搭屋顶。屋顶呈“众”字形，有暗阁。因此，明看

二层，实为三层。据传，凡遇战乱，善本多藏于顶层暗阁。暗阁中至今保留有“柱百竿”一根，长近十米，竹竿上记着当时建楼的各种尺寸数据和梁架构件的符号，似现代的建筑图纸。五马山墙以防火，前后有四米高的围墙，围墙东西两侧有大门，西侧为正门。进门便是卵石砌成的庭院，花草竹木使庭院绿荫婆娑，花香袭人，灰尘不蒙，市声不喧。三楹绕间前后分隔，前厅为讲学会文之所，后厅是楼梯，楼上有书橱二十四架，曾藏五万多卷古书善本、名画碑帖和手抄本，有木板扉近百块。

时光荏苒。如今的五桂楼已不具备收藏古代珍本的条件，诸多书籍已转移他处。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五桂楼，基本完成藏书使命，但魅力犹存。

相传，登临五桂楼眺望，可览四明七十二峰，北岭南峰东岩西谷犹如屏风环绕。故，五桂楼又名“七十二峰草堂”。现悬挂的“五桂楼”匾额为清代书法家胡芦墨宝，“七十二峰草堂”为清代书法家吕辰山所题。西侧原有书房，名曰“爱吾庐”，扩建后又称“梦花书屋”。想象某一个雨夜，书房里一灯如豆，黄澄量拈须翻阅一卷读熟的书籍，不时往楼上望一望，心满意足；辗转打听、上门奉资，新近求得一本珍贵旧书。

每一件善本的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或千辛万苦，或巧遇偶得。《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书，无非也是书啊。我相信，黄氏家族采摘散落各处的珍本孤版，大概也经历九九八十一道坎坷的。假如没有黄澄量的作为，那些书或许早已因散乱而在灼烈的时光里灰飞烟灭。当与黄澄量相遇，那些书就有救了。他的双手，就是它们的归途。

摇篮晃悠悠

风物

金幼蓃

在记忆的最深处，有一只摇篮总是在我的生命中轻轻晃动。当我行走在尘嚣中疲惫不堪时，我总是想起摇篮——生命花朵的摇篮。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一个人睡着时，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

母亲家至今珍藏着一只椭圆形的摇篮。随着时间的浸润，竹身已成紫红色，竹脚已老化——岁月在它身上渐渐打下烙印。坚固精巧的摇篮——小小的身躯，像一个容

器，安全温暖的容器，盛装笑脸与欢乐的容器，孩子的圣洁纯真与小小的摇篮亲密相依。这只摇篮，是当年母亲的爷爷专门请人定制的，岁月在摇篮的左右摆动中渐渐远去。

22年后，我也躺在了当年母亲躺过的摇篮里。从襁褓到孩童，从孩童到少年，从少年到现在，其间浸透着父母多少的心血与慈爱。

9岁那年，小妹出生。我看看躺在摇篮里的妹妹，便像母亲一样，轻轻地摆动着摇篮。那时，母亲忙于工作，我便成了照顾小妹的“小妈妈”。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6岁的大妹摆弄摇篮，因怙恃玩，摆着摆着一用力，随着“咚”一声，小妹就被覆在了摇篮底下。幸好是冬天，摇篮里有厚厚的被子。



当闻声而来的母亲心疼地抱起地上的小妹时，小妹仍在酣睡。

岁月在摇篮中晃悠悠。一晃之间，我的儿子也出生了。爸爸时常一边喝着茶，一边轻轻地摆着摇篮，还时不时对着孩子喃喃自语。外孙在摇篮里，手舞足蹈地对着外公“咯咯”地笑。在冬天的阳光里，清瘦慈

祥的老人，细嫩洁白的婴儿，构成了一幅人间最温馨的图画。我时常坐在旁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注视着这两张岁月里温馨的脸。

当我们三姐妹和我们的孩子，陆续从摇篮里走出来，母亲便把摇篮盖在了阁楼上，用花布盖着，像覆盖月光里安静的土豆。

冯石匠的顽石点头哲学

传人

符利群

冯石匠家的许多用具是石制的。比如屋门口的石敢当，院子里的石捣臼，屋里的石桌石凳石面盆，后屋的石磨碌盘，猪圈里的石猪食槽……甚至院子里还有条小石桥。但凡能用石器，他决不用木器或铁器。他想，如果自己都不用石器，哪还有人会信任磐石的稳妥感牢固感。

对于乡村小镇人家而言，砌屋是一辈子的大事。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石匠无法奠定屋宅的基业。所以砌屋人家迎来的第一批工匠即是石匠。在凌乱堆砌的石堆上，冯石匠和他的徒弟们度量好需要的尺寸，或蹲或坐或站，一手锤一手钢钎，开始一锤一锤敲击坚硬

的石头。

冯石匠用缓慢得几乎看不到进度的锤打姿势，试图将那些经历过亿万年、已然铁石心肠不为所动的石头，雕琢成所需要的器物。一开始，那些石头仍是石头，奇形怪状，有棱有角，长短不一，冯石匠的锤打，不动声色不起波澜；过半个时辰，那些石头变了模样，改了形状，该方的方，该直的直；再过一个两个时辰，原本楞头楞脑尖头锐角的石头，已成为方正规矩的石块，表面琢出细密而匀称的刀凿斧削的痕迹。好像冯石匠不是石匠而是手势娴熟的面点师，石块不是石块而是柔可搓捏的面粉团。

石粉纷纷扬扬，石屑四处迸裂，冯石匠脸上手上到处是被石所伤的痕迹。长年锤石击石，他自身似也同化成石，眉目凝重，嘴角坚硬，肌肉坚实，说话铿锵掷地作金石声。干活，吃饭，睡眠，行走，一是一，二是二，决不拖泥带

水，决不缠绵不清。

锤石时，快乐的石匠们会唱石匠歌：古来顽石多，皆做石匠奴。奠基磊还砌，人霄不停息。炎黄五千载，代代修豪宅。官邸多富丽，工匠住土穴……烈日下，乱石间，石匠们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蛮荒，勇毅，坚韧，多像一幕石器时代的场景，仿佛千年岁月在石匠们身上穿梭。他们是可以自由出入远古与现代的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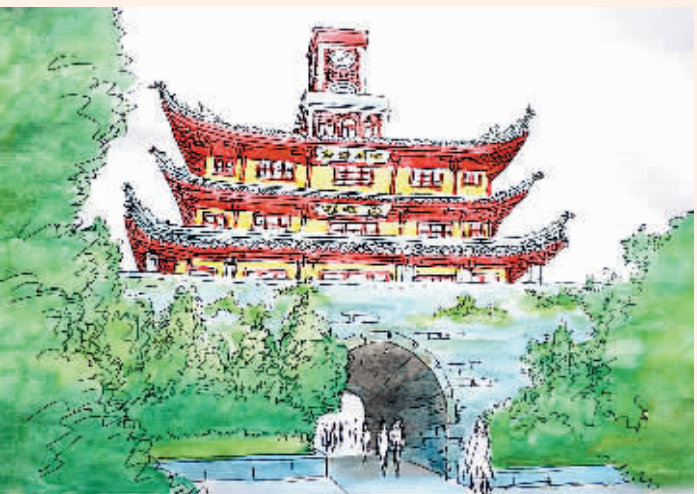
据说石匠是有史以来最为古老的手工业者。就广义而言，石器时代可算是全民皆为石匠的年代。石块除了造屋垒墙遮风挡雨，还可凿石记事。考古学家往往从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石块图案里，窥测到远古年代里漱石枕流的日常，流金烁石的天空，石火风灯的瞬间，炼石补天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匠甚至是高级工程师，他们能发现世界的不完美，用尖锐的雕刻将其纠正并完善，从而成全物质的完美。

有人问冯石匠，一天到晚对着又冷又硬的石头有厌过吗？年老的冯石匠此时不再走四方砌屋锤石，而是坐在自家的院子里，一锤一钎，精雕细琢小石器，比如小石球小石狮啥的。他停了手里的家伙，眯眼望着未完工的石器具，想了好久才说，要听故事吗？人家点头。冯石匠说，以前有个老和尚，讲众生都有佛性，被人赶走庙。他就对着满山石头讲经。讲啊讲，讲啊讲，石头都点头了，说听懂了。人家说这算什么故事。冯石匠又开始精雕细琢，说，石头，是有灵性的。

冯石匠当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西方故事：国王皮格马利翁终日雕琢一座美女石像，渐渐爱上了她。他向神乞求赐予石像生命。虔诚感动神，石像化人，二人结为夫妻。冯石匠当然更不知道他有个外国同行叫米开朗基罗，雕出了一座叫“大卫”的雕像，只不过人家是世界著名石匠。

甬城绘



鼓楼

宁波鼓楼始建于唐长庆元年（821年），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它是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鼓楼是宁波老城区区内仅存的古城楼遗址，目前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安 绘）